



王朋

南宋陈鹄《耆旧续闻》一书中记载了苏轼、陆游、辛弃疾等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与逸闻趣事...

惊鸿照影：掩埋在辞章里的开明风尚

在宋代，女子再嫁并不鲜见。唐婉被陆游休弃之

爱“廉”说

香可品 气节如兰

作者 内蒙古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区分局 高林信



微小说

廖安生

老石，一名退休法官，年近70岁，老石自幼聪明好学，是小镇第一个考取大学的人...

从“铁面判官”到“小镇乡贤”

同志的说情打招呼。老石办案重事实、重证据，又能排各种干扰...

老石办案重事实、重证据，又能排各种干扰，办了三十多年的案件，所办案件从未被改判或发回重审...

那年春节，老石自拟自书了自家的春联，张贴在大门上，得到好评。从此，小镇上许多人家中有喜事，都找上老石家来...

父母走了，老石仍没有回县城居住。小镇偶有老人辞世，街坊邻里们常登门相请，邀请老石为逝者撰写悼词或墓志铭...

石佰华

我的储物柜最底层，静躺着那一双布鞋。藏青色直贡呢鞋面已经泛白，千层底边缘的针脚有些磨开了...

傍晚收队，从界碑处折返，鞋底糊了厚厚的泥土。脱下作训鞋，脚踩被山蚂蝗叮过的地方渗着血丝...

1995年冬天，皖西南下了一场薄雪。煤油灯在土墙上投下晃动的影子。母亲坐在灯下，手里的钢针在发裂上戳了戳...

“南边潮。”她把纳好的鞋递给我，手在鞋面上摩挲，“护好脚。”那时我十八岁，心里装着一个远方...

三个月后，在桂西南的第一个除夕，我理解了“潮”字的全部含义——亚热带山地特有的，能渗透进骨头缝里的湿冷...

父亲的信很短：“你母亲说，南边湿气重，鞋垫要常换。你母亲说，豆腐乳是新豆子做的，不咸，你母亲说……”母亲不识字，她所有的活，都要借父亲的手写出来...

“你母亲说，这次鞋底多纳了两层。你走路多，费鞋。”父亲在信

难忘那双千层底

里写，他不知道，雨季连雨要踏齐腰的山洪，旱季巡查要踩碎石，作训鞋三个月就换一双...

2018年底，部队改制。脱下“橄榄绿”，换上“藏青蓝”那天，我们都有一些不习惯。去年春天，我终于回了一趟家...

“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”如今我才真正读懂，那密密的针脚里缝着多少担忧。只是母亲从不言归，她只说“护好脚”...

如今我脚上这双，是最后一双了。作训鞋和布鞋，在储物柜里并排放着。一双沾着南疆的泥，一双散发着皖西南的阳光气息...

夜深了，我跟着布鞋走到窗前。窗外是连绵的群山，界碑上的反光标志一闪一闪，像母亲当年煤油灯的光...

柜子里，作训鞋沾着今日的尘土，等待着明天的征途。而我脚上这双千层底，正托着我，在这个桂西南的深夜里，走回三十一年前皖西南的那个冬天...

（作者单位：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爱店边检站）

三更灯火映检心

中，真正读懂了“人民群众”这四个字的重量，也开启了以真心换真心、以实干践初心的服务之路。

规范下的清光 驻村结束，一纸调令将我带进市检察院的灯火。如果说乡村教会我扎根，那么市院教会我的，则是规范。

2022年，我被抽调到市检察院办公室跟班学习锻炼。在市院办公室我主要从事通知处理、文件流转等工作...

时光如梭，细数下来，踏入检察系统的时光已过半。在这不算漫长的日子里，我共经历了三次岗位更迭...

泥土中的微光 每个人的检察路，都从一粒微光开始。我的第一束光，亮在驻村的那片土地上。

2019年，大学毕业后，我以选调生的身份奔赴黔南某镇农村，开启了两年多的驻村生活。自此踏上了最鲜活、最质朴的乡村烟火里...

（作者单位：贵州省黔南州人民检察院）

汉漠拉比石柱的回响

曹小航 两河的水，仍把黎明推进波纹，像一张不肯合上的经卷。

影子被拉成一排不肯止息的回声，二百八十二条纹路，二百八十二条纹路，汉漠拉比王把“使人幸福”写在每一粒沙的瞳孔里...

那把“使人幸福”的钥匙，在巴格达的晨光里被阳光轻轻碾碎。在巴格达的晨光里，被阳光轻轻碾碎...

两河的水，仍把黎明推进波纹，像一张不肯合上的经卷。影子被拉成一排不肯止息的回声...

理想与现实之间，隔着的不只是失望，而是一种更深层的理解——文字材料同样是检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回到院里，我被分配到办公室文字材料岗位。身为法学专业的学子，我曾无数次憧憬过公诉席上的唇枪舌剑、激昂陈词...

（作者单位：山东省莒南县人民检察院）